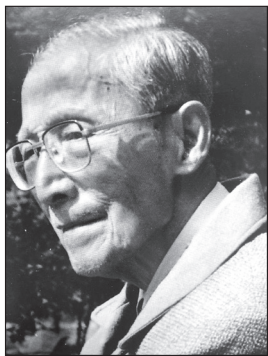


姜书阁：宦海沉浮不改书生意气， 柳暗花明续写传奇人生

○ 郑文会（1959届土木）



姜书阁先生

姜书阁，字文渊，满族，正黄旗，辽宁省凤城县朝阳岗人，1907年11月14日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四岁入私塾学习，熟读四书五经；五岁能诗，聪敏好学，常常为家中亲友、老师奖许，视作神童。192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唐山大学工科。一年后，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工科，于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30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校期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旁听了清华大学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几位名师的中国文史课程，颇有收获，这为他日后在中国古典文学、史学方面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27年，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写了《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一文，获清华丙寅论文奖金第一名，并有单行本出版。另一本学术著作《桐

城文派评述》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又编入《万有文库》，此书流传甚广。在校学习时，他还发表了许多译著，其中《美国黑人诗歌选译》发表于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以长天纾翻为笔名翻译的《雪莱小诗选译》发表于《清华周刊》，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对他颇为赞赏。此时的他正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然，也少不了诗作。他此时写的《清华园夏日》就抒发了这种心情：“曲槛迎廊夏日长，清风时送芰荷香。柳阴草软人闲坐，一派钟声下夕阳。”诗中提及清华园内多处美景，使人想起工字厅、荷花池，还有悠扬的钟声。

1930年初秋，正面临毕业即将离开清华园。我们又看到他另外一首诗《清华园初秋去留未定》，诗中写道：“久惯飘零客亦家，新来思绪乱如麻。风摇荷叶垂清露，雨洒杨枝起暮鸦。草际秋虫初作响，溪边古木久不花。露水濡发归来晚，倦鸟投林日向斜。”显示出他当时的心情处于矛盾与犹豫之中，正如题目中所言，去留未定，决心难下。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他这样下不了决心，现在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毕业离开了清华园，从此走向了社会。从1930年到1937年，他先后在哈尔滨教育厅、察哈尔教育厅和北平社会局任职。期间，在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同

一年还主编了《黑白半月刊》。1933年至1935年,《东北月刊》和《行健月刊》还连载了他的《世界治外法权史》之中的六章(余稿在抗战中散失)。1936年,又任《北京晨报》主笔。

“七七”全面抗战以后,他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南下参加抗战。1937年9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四部轻工业组上校组员,193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1940年调财政部任秘书,在国民政府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宦海生涯。历任国民政府税务署长、国税署长,在抗战时期主掌全国税收大权。有人说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财政掌握在他手上。至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之前,他已经官至财政部政务次长。而此时的他,一方面官职日高,而心情却充满了矛盾,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场腐败,官员的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他又以旧时治学的严谨、勤奋态度,竭力挽救当时濒于崩溃的政府财政,心中极为矛盾和抑郁。他一贯以书生自诩,保持廉洁自律、清高的为官之道,被称为国民政府中少有的“清官”。在离职卸任时依旧是两袖清风,一文不名。据说当时上海有一家专门揭露权贵的《铁报》,曾在头版刊登一篇《廉吏外传》,指名道姓披露他清苦的生活,并预言他“将以穷教授终其身”。这篇文章在当时上海财税界曾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6月,他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坚决辞去财政部次长的职务。不顾国民党“中统”“军统”的威逼利诱、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多次登门劝说,坚持拒绝离开大陆,不去台湾。同年8月,他悄悄乘飞机从广州飞抵重庆,逃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并在重庆迎来了解放。

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参事,主持创办了西南税务学校和西南财政干部学校,并任副校长。期间赴贵州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担任西南第三期土改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1954年调至西南机关干部学校学习。

1958年,他已年过半百,犹以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响应党的支边号召,放弃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变卖了所有家具,拎着几个皮箱携妻带女,自愿报名加入了大西北建设者的行列,来到青海师范学院任教,一干就是21年。在青海师范学院,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克服当时图书资料缺乏和学术信息闭塞以及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等各种困难,身居陋室潜心治学,完成了教书育人的任务之外,还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70余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由个人撰写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因为当时纸张困难,只作为青海高校教材印了300套。1964年又



1960年在青海西宁,姜书阁老师(前排左3)和他的学生们

□ 人物剪影

完成了力作《陈亮龙川词笺注》。虽然由于当时出版界的某些偏见未能及时出版，但他仍不灰心，将书稿藏于筐中，又投入到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之中。

后来，他又经历了十年“文革”。抄家，挨斗，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下国民党”的帽子，住“牛棚”，蹲小黑屋，在农场被监督劳动，成了家常便饭。1974年，虽然获得了平反，但却因不愿以“评法批儒”代替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而被迫退休。此时他已经是67岁的高龄老者，退休即意味着将永远脱离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和对古典文学、史籍的研究工作。他心有不甘，但又万分无奈，处于深深的痛苦和彷徨之中。此时他写了不少诗抒发这种复杂的感情，如《退休》《退休伊始，心烦意乱，不知所从，怅然而作》《彷徨》《孤寂》《自慰》《自伤》《惘惘》《无归二首》，等等。这里只摘引在《自伤》中的诗句，便可知他当时的心情：“空有千秋志，皇皇越与胡。年华垂欲尽，风雨一灯孤！”

1976年10月，平地一声春雷，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写了不少诗抒发自己兴奋的心情。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一时之间，广西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都找到了他。最后还是湘潭大学最快办理了他全家的调动手续，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湖南毛主席的故乡。此时，他的心情极为亢奋，写下了《别青海南下湘江》，他在诗中写道：“廿载青唐路，凄其重苦思。徐寒冰待解，古塞日升迟。候鸟归孤岛，春花发旧枝。天开云雾敛，展翼去从兹。”从中可以看到他兴奋的心情。

1979年他72岁，已到古稀之年，本以为会在青海一事无成终老天年，没有料到还能重新从事他所钟爱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研究工作，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如同千里马遇见了伯乐而欣喜若狂。湘潭大学的领导具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胆识、爱才的赤诚、容才的雅量，使他备感兴奋，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从此，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他重获第二春。在湘潭大学他又生活了21年，重新谱写了人生的辉煌。

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亮龙川词笺注》这部沉沦了17年的著作，一经问世，即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82年6月，他的《诗学广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他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旧作《中国文学史40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近作《先秦辞赋原论》。青海人民出版社热情索稿，1984年2月，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两卷集）在该社出版，作为曾在青海生活工作21年的他，留给青海学子及文学青年一份纪念。他的《文心雕龙译旨》于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40万字的《骈文史论》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0万字的《汉赋通义》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40万字的《说曲》于1990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时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90年代后期，他以时不我待的心情集中精力完成了两本论文集：《百一集》和《百一集续编》，共收入202篇学术论文，这两本巨著也终于在他去世后得以出版。

经过长达33年的艰苦思想改造和考

验，他终于在1982年75岁高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此时，他心情十分兴奋，百感交集，也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春从天上来》注了一行小字：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夜作述怀，今日晚九时，党基层小组讨论通过余之入党申请。”他在诗中写道：“纵朝闻夕死，一笑笑去、一任平章！不曾量，拼卅年磨杵，颖脱青囊。”在另一首《宣誓入党赋诗自勉二首》中这样说道：“……三十三年犹故我，脱胎换骨抑何难！扶床学步今方始，历块长驱道路宽。”抒发了他以入党为始不断自我革命的决心。

从此以后，他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八九十年代又担任了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顾问等职务。1988年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获湖南省高等学校“六五期间科研成果一等奖”。1991年《骈文史论》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该书又获全国高校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2000年12月，他在湘潭大学去世，给自己93年的传奇人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去世后，湘潭大学并没有忘记这位以终老之年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辛苦耕耘并收获满满的老教授，他的作品陆续出版。2017年湘潭大学推出了电视专题片《道路》，高度评价介绍了姜书阁老先生传奇的一生，同时又举办了介绍他一生事迹的专题展览。湘潭大学在大力宣传建校初期引进的六位大师中他名列首位，文学院提出的“中文四老”中同样把他排在首位。《湖南日报》也曾发文纪念这位为湖南省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

综观先生一生，堪称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他以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名高官历经解放后33年的艰苦磨练、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他自己所说：“……最后始来湖湘，于今又十五年矣。在此四十五年中，所历事变皆亘古所未有，踉跄追随，步履维艰。虽几经蹉跎，而终能革面洗心，不负此生，亦差足自慰已。”（《姜书阁自序》，1994年5月21日）

另一方面，在同一篇自序中，姜老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余少好文学，然在清华则专攻政治。”但是他在50岁时却转行作了文学学院的教授，从此用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成果斐然，这其中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勤奋与努力，但清华那四载寒窗苦读的岁月，与他日后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的突出成就恐怕不无关系。事实上他虽然早在1930年即离开了清华园，但在此后几十年间始终未忘记自己的母校。就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他还写下一首《春日客渝州感怀》，诗中开始就说：“帝里清华久不忘，连宵有梦下瞿塘。”可见清华园永远是他魂牵萦绕的地方。不久前看到一篇介绍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提到所谓“清华文脉”的问题，本人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在想，如果有的话，像姜先生这样的研究成就，可否列为清华文脉之一支呢？这只有留待专家们考证研究了。写到这里就用一首小诗作为结尾吧。

梦里清华忆恩师，
一尘不染出泥池。
脱胎换骨终闻道，
花开南国又一枝。